

莫把早期教育混同于早期智力开发

近年来，“起跑线”和“从娃娃抓起”的论调在社会上传得风生水起，许多学生家长更是深信不疑。提前教孩子识字、算算数、背唐诗、学外语、上兴趣班……家长之所以这样做，就是为了让孩子在进入小学之前就“快人一步”，以便在后面的竞争中抢得优势。

儿童的早期教育的确非常重要，但不能简单地将早期教育与早期智力开发划等号，更不能将其等同于识字、算数、学英语。大量事实和理论研究表明，过早对儿童进行专门化的训练反而有可能抑制儿童的全面发展。

儿童的身心发展是有条件的。美国耶鲁大学教授、儿童心理学家格塞尔曾经做过一个很著名的双生子爬梯实验：一对双生子，其中一个孩子从出生后48周起，每天做10分钟的爬梯训练，连续6周。在此期间，另一个孩子不做爬梯训练，而是从第53周起开始训练。第一个孩子经过6周训练后，能

熟练地爬上五级楼梯，而第二个孩子在训练2周之后，便轻而易举地赶上了第一个孩子的水平。由此，格塞尔得出如下结论：不“成熟”就无从产生“学习”，而“学习”只是对“成熟”起一种促进作用。这个实验表明，儿童成长受生理和心理成熟的机制制约。人为地任意提前训练，不仅没有必要，而且还会给儿童在生理和心理上造成沉重的负担，还可能影响儿童对学习的兴趣，从而产生逆反心理。

入学年龄影响学习成绩和未来发展。“起跑线”并非就意味着上学年龄越小越好，9月1日以前入学是人为决定，没有任何生理依据。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校区有位经济学家，从每四年举办一次的“国际数学与科学教育成就趋势调查”资料中发现，入学年龄与成绩有关：四年级学生中，年龄相对较大的孩子的测验成绩比年龄较小的孩子的成绩要高出4%~12%，这一点差异就可能使两个孩子的后来发展不一样；到大

学时，研究者发现年龄相对较小的同学的学习成绩比年龄大的同学少了11.6%。所以，父母不必急着让身心还未准备好的孩子去入学，学得早不如学得好。

通过强制训练获得的“泡沫优势”是靠不住的。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曾经做过试验：把175个小孩子分成两组，一组父母按照一般条件进行教养，另一组则从孩子出生三个月时就开始进行超前教育。之后，每15个月测验一次。他们发现，接受超前教育和训练的孩子的智商平均要高出15点。然而，他们在继续跟踪后发现，拥有这种优势的儿童在小学四年级以后就逐渐丧失了这种优势。而接受父母循序渐进教养的孩子通常都赶了上来，甚至超过了实施超前教育的孩子。在某些方面提前进行教育和训练，在一定的时间内、在某些方面会占有一些优势，但这种优势完全靠人为的力量，是不会持久也不可能持久的。

进行不科学的早期教育将会顾此失彼，

影响儿童的协调发展。前些年，杭州大学和日本的大阪教育大学、筑波大学联合进行了中日两国幼儿认知能力比较研究。中国和日本的三岁至七岁的儿童认知能力测量结果表明：在总共十八类指标中，中国儿童分辨数的概念、时间、序列等能力比日本孩子强，而在运动、组合、容积、空间转换等方面则日本孩子要强。这充分暴露了中国幼儿早期教育中的误区——对幼儿过早地进行以数字、文字为主的所谓的早期训练，而不注重培养幼儿的的空间转换、形体感知、想象力和创造力，使其左脑的智力发展比右脑发展超前，从而影响了幼儿大脑的左右均衡、协调发展。早熟的瓜不甜，这是众所周知的自然现象。父母对学龄前儿童进行超前教育与训练，其愿望是好的，但结果并不一定让家长如愿以偿。不管是“起跑线”还是“从娃娃抓起”，一定要讲科学，遵循儿童身心发展规律，把握好敏感期，绝不能跟风随大流，更不能一厢情愿地强行开发。

令人不安的家庭教育类图书

近年来，家庭教育类图书跟风搭车现象严重，关键词炒作蔓延，书名和封面搞得眼花缭乱，很多家教类书籍会有各类明星、专家、主持人的力推评价，有些家教图书甚至将重印的次数和总发行数放大印在封面上。家教类图书存在浑水摸鱼、恶意炒作的乱象，真正的目的并不在帮助家长教育好孩子，这是令人非常不安的一件事情。

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，给老师提供的教科书很多是拼凑虚假的，其教育效果能不让人担忧吗？

家教图书书名跟风搭车现象极为普遍。比如，前几年，一本育儿书籍《我的事业是父亲》被热捧，不多久，《我的事业是母亲》便粉墨登场；《好妈妈胜过好老师》之后，马上就会见到《好爸爸胜过好老师》；有了《父亲教育决定孩子的一生》，《母亲教育决定孩子的一生》一定就在路上。前一本书或许是作者的倾心之作，那么，后一本呢？

家教图书的封面将“清华”“北大”“状元”等字眼印刷得特别醒目。如果你在网

上输入“北大+状元”或者“清华+状元”，就能搜出一大堆状元的“成长经”来。《不娇不惯把孩子送进清华北大》《一个普通家庭的教子经验：培养女儿上北大》《清华状元家长大讲堂：状元制造法则》《一位父亲的35个教子故事：一路保送到北大》等等，毫无疑问，北大、清华成了书名的关键词，也成为了图书营销的亮点。在不少省市近一万人才能考上一个清华、北大学生，因此，99.9%家庭的孩子培养目标并不是清华、北大和状元，而是让孩子正常的、健康的成长。因此，这类图书的受众其实是十分有限的。

“状元学习秘笈”之类的图书对一般学生来讲并不是一剂灵丹妙药，也没有多少推广价值，无数事实证明，状元一般都天资聪颖、智商过人，记忆力、理解力超群，自信心满满，如果他们的学习习惯好，再刻苦用功的话，学习上的优势是十分明显的，学习成绩定会遥遥领先，他们的学习方法是很难被大多数学生移植的。天才所走过的路是无法复制的，何况我们众多家庭并不是为了培

养天才。然而，状元“秘笈”却成了伪专家的摇钱树。

有些违反常识的书名也登上了大雅之堂。譬如，《一个好父亲胜过100个校长》、《一个好爸爸等于200个好老师》。大家都知道，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职责分工是不同的，家庭教育的主要责任是教孩子习惯和做人，学校教育的责任主要是教孩子学习和做事，两者是一种互补关系，谁也胜不过谁。再说，作者是做过实验？还是进行过相关的精确计算？纯粹是信口开河，愚弄家长，误导社会，贻害孩子。

由于我国家庭教育目前缺乏规范管理，缺乏专业标准，缺乏权威部门审核认定的教材，一些人看准了商机，迎合社会热点，擅自发挥，把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包装成温馨的“鸡汤”，让许多家长中枪，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父母对教育的正确理解，对孩子的成长与发展是极具危害的。

教育是一件看起来非常简单，但整个过程又非常复杂的事业，不但要以众人的生理

为基础、心理为准则，而且还要搞懂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过程。家庭教育也不例外，是一门系统科学，并非家长眼中简单的“办法”、“方式”、“模式”，家长要掌握这门学问，就必须抛开身份、地位、职业的面子，虚心地从零学起。每个家庭、每位家长、每个孩子都有其特殊性，即使同一个孩子，在不同成长阶段遇到的问题和困难也不一样，因此，再好的教育方法也难家家适用。

家教类图书作者是需要懂教育的，然而，很多作者并未达到这样的高度。近年来，有不少家教类图书缺乏教育理论的支撑，一味追求通俗、追求夺人眼球、追求立竿见影，而不注重内在价值，犹如快餐食品，缺乏真正的营养成分，甚至领偏了家庭教育的正确方向。

部分出版行业也不能两眼只盯着经济效益，应该肩负起应有的社会责任，出好书、出精品，为家长、为孩子，更是为了民族的复兴大业。

班主任教室玻璃贴太阳膜观察学生：为何会出现“稻草人式管教”？



近日，吉林松原某高中一年级的一位班主任老师，为在教室外更好地观察学生动态，便在教室门玻璃上贴了一层“汽车太阳膜”，也就是贴好后在教室门外能看见里面，教室里面完全看不到门外。对于这样的事情，虽然大概率为“恶搞”，却依然引发媒体舆论的广泛围观。

要知道，就班主任“偷瞄”的行为，已经成为一种学校的“管教图景”，尤其涉及升学率的高中阶段，这算是班主任责任感体现的基本标配。因为，就我们的师生关系来讲，始终是“管和被管”的关系。无论我们愿意不愿意，或是这种管教有没有用处，都好像并不重要。

重要的是在基本的师生互动里有“管教的”结构”存在。从某种意义上讲，我们寻常所谈论到的“好老师”，其实也只是对“学

习成绩较好的学生”负责任而已，至于那些真正需要“被管教”的学生，往往根本沾不上边。于此来讲，就算在教室门玻璃上贴了“汽车太阳膜”，也不见得就跟“无差别管教”直接挂钩。

不过，这里面存在一种“稻草人”逻辑，也就是学生即便知道班主任不可能每时每刻都“偷瞄”，但也会有所忌惮。但凡班主任“偷瞄”，很容易被逮个正着。只是，我们要清楚一点，即便班主任老师“偷瞄”，应该也是有针对性的“偷瞄”，不可能把每个人都“偷瞄”一遍。

一般来讲，班主任在高一阶段的“偷瞄”，更多是为规整纪律，也就是重点整治“捣乱分子”。但是，随着老师对班级的摸底深入，还是会更多精力用于督促有潜力的同学。所以，“被偷瞄”本身也是有门槛的，

越是接近高三门槛就越高。毕竟以分数论英雄的模式里，只有可能成为英雄的人，才可能“被偷瞄”。

于此，撇开恶搞逻辑不谈，仅就“责任感”层面进行解读，其实“班主任教室玻璃贴太阳膜观察学生”这种行为，不见得是一种负责任的行为。毕竟，在“稻草人式管教”下，总会催生出一套“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”的怪象，因此，回到“偷瞄”的本质功能上，“贴膜”不见得就比“不贴膜”更有效。

回到“管教”的本质，“管”是一回事儿，“教”又是一回事儿。一般来讲，低龄的学生“管”比“教”多一点可能是好的，不过像高中阶段的学生，“教”比“管”多一点可能更好。虽然，目前来讲并没有具体的数据性支撑，但是就人的成长阶段来讲，在一定程度上，这应该是确切的。

就“管”来讲，就是相对的硬约束，只要能达到约束的效果，强硬一些也是可以的。但是“教”就不同，更多是以“道理的方式”，“逻辑的路径”对学生进行启蒙。并且，也只有这样的老师才能赢得学生长久的敬重，才能被称之为“桃李满天下”。

而对于那些只为“混工资”的老师来讲，只能以工龄论经历，至于有没有长久的师生情存在，可能压根儿就不重要。当然，就现在的学校环境来讲，其实已经跟二十年前完全不同。过去有些老师真的是激情满怀。然而，就当下的绝大多数老师，可能更多把老师这种职业，当作稻粱谋的工具而已，也就是无差别的劳动对待。

虽然就绝对的社会价值来讲，这样的转变不见得是坏事儿。但就人与人的互动而言，基本上失去真诚地推敲。因为在“目光支配恐惧”的师生互动中，很显然学生并没有把老师当自己人看待，这也导致在具体的师生互动中，基本的信任壁垒很难建立起

来。

甚至，可以确切的讲，只有那些“纯粹的学霸”才能跟老师相对“平起平坐”，毕竟就现实的教学图景里，“师凭生贵”已成为公论。当然，不可否认的是，也有“生凭师贵”的公论存在。一言以蔽之，就是个人的荣辱是非，会建立在直接关系的个体身上。

从某种程度上，这不是一种好的社会性尺度，起码并没有把人当人看待，也就是没有把“独立性”放在重要的尺度上审视。并且以社会性的眼光去审视我们的“师生关系”，你会发现“老师狩猎学生”是普遍存在的，也就是再怎么厉害的学霸，也很难放松的直面眼前的老师，这着实值得深思和玩味。

另外，就算“师凭生贵”已经成为教学公论，但真正“一流的学生”永远属于自己成全自己。并且，我们也清楚一个事实，在高中阶段按照成绩“分班”已经成为普遍现象，这导致，对于资历较深的老师而言，除却自己教学经验丰富，更多的优势在于所教授的学生都是“尖子生”。

这种情况下，只要自己不出教学事故，“师凭生贵”这般逻辑基本上可以玩一辈子。所以，有时候人们强调我们要感谢我们的老师，其实只是看到其中一面，如果我们反过来看，何尝不是老师要感谢那些考出优秀成绩的学生。并且，从基本的秩序构建来讲，本就是这样的现实。

当然，之所以这样强调，并不是抹去老师启蒙的意义，而是作为一种师生互相成全来讲，不要总谈什么“为你好”，“这样是对的”，而更多要强调的是，如何让师生之间不再“躲猫猫”和“偷瞄”，只有如此，“太阳膜”才不会被如此滥用，“往里看”才不至于成为一种“无法直视的恐惧”。